

血浪



下

48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97568

XZ

2

48

血

浪

下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简介：

曹力群（艺名曹若冰）江苏泰县人，生于1926年，自幼喜文弄墨，1943年即撰写小品，新诗，抒情文，以若冰、右木，笔名投寄江苏日报朝阳登刊。

1960年秋开始写武侠长篇。《玉扇神剑》一炮打红。奠定武侠基础，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五年来共谱写近百部武侠长篇，称为武侠职业作家人称武侠泰斗，成名作有《毒眼龙》《女王城》《千手御魔》《龙飞凤舞碧云天》《赌仙杜十三》等一大批武侠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广大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

现已推出：

女王城
毒眼龙
断魂崖
玉带飘香
千手御魔
杀星小子
雕剑震武林
绝情十三郎
玉扇神剑
玉扇神剑续集
龙飞凤舞碧云天
佛山侠影
狂飙恩仇
美人血
瑶台怨
恶贯满盈
神剑千秋
血溅侠魂
血浪
竞修罗剑
翠莲剑情
赤胆红颜
剑侠鸳鸯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奋战群泉	(1)
第二十三章	太施轻薄	(81)
第二十四章	天下第一狂人	(103)
第二十五章	舫中巨变	(130)
第二十六章	爱与恨扑朔迷离	(158)
第二十七章	大闹临江楼	(175)
第二十八章	巴东之郊	(191)
第二十九章	荆门山中	(206)
第三十章	古樾之约	(239)
第三十一章	水落石出	(264)
第三十二章	中秋日夜	(291)
第三十三章	同仇敌忾	(308)

第二十二章 备战群象

蔡家麟离开那座神秘巨宅，已是精疲力竭，急急回到“临江楼”，仍未见衡山二老返来，向伙计打听，始知二人自离去后，即未返回，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暗自担了份心事。

时到黄昏，仍然未见二老返回衡山，蔡家麟只好把伙计叫来，问得附近有那家客店，嘱咐俟二老来时，即往店中相会，然后，便离了临江楼，去往那客店之中投宿。

时值二更，仍在挑灯枯候，未见衡山二老寻来，心知必是遇上了意外事故，否则，不致一去不返，不过他相信凭卧虎居士诸葛彤的机智，霹雳手文羽的武功，决非关东二杰那等人物所能奈何得了。

但他们迟迟未返确是事实，难道有何特殊情况发生？

蔡家麟正焦灼不安，陷于极端烦乱之际，蓦听得房门外“笃笃”地轻敲了两下。

蔡家麟以为是衡山二老寻来，心中一宽，立时起身开门，谁知在他意料之外，出现门口的，竟是个满面惊慌的劲装少女。

微微一怔，便已认出是在“临江”所见过的少女，于是诧然问道：

“姑娘可是寻错了房间？”

那少女摇了摇头，也未得主人允许，径自闪身入房，忙道：

“公子可是蔡少庄主？”

蔡家麟颌首道：

“在下正是蔡家麟，不知姑娘有何赐教？”

少女郑重其事地道：

“少庄主已身陷危境，那……”

话声未了，忽闻窗外，“唰唰”两声轻响，似有人自屋上飘身而下。

少女立时脸色大变，紧张地道：

“他们已经来了……”

蔡家麟极为机智，轻发一掌，击灭桌上油灯，人也掩至窗前，倾听片刻，竟然未闻有何动静。

方自诡异，忽听窗外嘿然一声冷笑，接着有人冷森森地道：

“少庄主既知咱们来了，何不出来一见？”

蔡家麟料不到来人如此狡猾，见屋内灯火忽灭，便不贸然采取行动，反而诱他出去，不由回首睨了那少女一眼，见她连连摇手，表示不可中人诱敌之计。

略思一下，终于谨慎地向窗外道：

“何方朋友深夜来此？也该说个名号，免得在下失礼。”窗外那人狞笑道：

“区区无名小卒，那敢有污少庄主贵人之体，若觉此地不便，就在外面相候！”

话音甫落，“唰”地一声似已越墙而出。

蔡家麟年青气盛，闻言就要推窗而出，那少女慌忙掠身过

去，低声道：

“少庄主不可轻率——”

蔡家麟心中甚为感激，但确不甘示弱地道：

“在下必须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人物？”

说时，手按窗扇，轻轻一推，人已越窗射出。

就在窗扉一开，身子刚刚射出之际，黑影闪处，“呼”地一声金刃划空之声，挟着一股凌厉劲风，黑暗中一刀横扫而至。

蔡家麟抡掌疾翻，一掌将那突袭的黑影震跌开去，身形毫未受阻，掠身飞出了墙外。飘身落地，目光一扫，朦胧夜色之下，但见四五个劲装人物，早已严阵以待。

其中两人，正是水上飘莫野，与那飞天玄狐狄子龙！

蔡家麟泰然屹立，英姿撩人，振声道：

“原来是你们！”

飞天玄狐狄子龙冷冷一笑，此时已不似在巨宅中那般拘谨，神气十足地道：

“少庄主神功盖世，日间连挫天目灵山门下二鬼，更使无名贴主百招认输，确然出尽了风头，但狄某不自量力，今夜要在少庄主手下领教几手“天地二穷”的旷世绝学！”

蔡家麟置之一笑，却向水上飘莫野道：

“老人家想必也少不了一份？”

水上飘莫野哼哼地笑了两声，冷冷说道：

“老汉与少庄主别无瓜葛，只谈那笔交易！”

蔡家麟双眉微剔，顾盼生威，向那其余三人问道：

“这几位朋友呢？”其中一人答道：

“区区这等无名小座，只能凑个场面，嘿嘿——”

蔡家麟心知今夜不能善罢，于是索性处之泰然地，晒然一笑道：

“承诸位看得起，在下就舍命相陪吧！”

此言甫出，那水上飘莫野好生不悦地暗骂你小子也太狂了，马上就叫你尝尝老汉的厉害！

岂知飞天玄狐狄子龙比他更沉不住气，狂喝声中，一侧身垫足，身如展翅大鹏扑去，双掌齐发，不仅身法迅猛无比，掌力更是劲厉绝伦！

蔡家麟知道此人是一莽夫，功力虽不及自己深厚，但他一动手，就是豁出性命，不惜一拚生死，当下那敢怠慢，足下一错，猝然一翻双掌，迎了上去。

飞天玄狐狄子龙这回可学乖了，心知硬拚硬打只有自己吃亏，遂不候对方掌劲撞上，猛一撤掌，仗着那一身“飞狐七纵”身法，全身一纵而起，半空中一个大反身，身形一长，竟向敌人的背后落下，这种出奇的身法端的诡异已极！

蔡家麟方自暗惊，此人身法竟是如此矫捷，一股泰山压顶之势，已自当头压下。

蔡家麟情急之下，身形急向右边一挪，反手就是一掌“春回大地”轰出，势如奔雷，力逾万钧！

飞天玄狐狄子龙深知对方掌力惊人，急施“飞狐七纵”身法，以退为进，身形一连变换七次方位。

也就是在纵身而起的七种不同角度，一口气攻出七掌。

蔡家麟确是以静制动，身如山岳屹立，任那掌影幢幢，狂飙怒卷，只是抱元守一，不为所撼。

果然，飞天玄狐狄子龙的这七掌，均是虚张声势，表面上

看来威力无俦，其实不过是乱人耳目罢了。

就在第三掌甫出，身形犹未落定之际，陡见蔡家麟抢入中宫，堪堪迎着来势，快逾电光石火地推出了一掌。

飞天玄狐狄子龙大惊失色，因他“飞狐七纵”刚好势衰身形变换不易，硬拚又是明知不敌，情势万急之中，幸而他临危不乱，双足猛力一垫，硬生生倒窜出去，才算化险为夷未被对方掌力所伤。

饶是这样，这位江湖豪客也已惊出一身冷汗，愧忿交进之下，不由把脸一掉，急然向那掠阵的数人道：

“诸位今夜当真是来凑场面的？”

此话一出，莫野便哈哈一笑道：

“老汉本想叨个先的，不料狄大侠动作比老汉更快，既然狄大侠抢先出手，对付这后生晚辈，我们岂能落个以众欺寡之名，是以只能为狄大侠掠阵，而无须插手的了。”

飞天玄狐狄子龙被他损得涨红了脸，虬须根根如刺，忿声道：

“如此说来，倒是狄某不该抢先出手了！”

说时，伸手入衣一探，跟着向外一抖，哗啦啦一阵连响，早已抖出一条矛头练子枪。

只见他往右臂上一搭，枪头点地，豪气遒飞地喝道：

“少庄主，请亮家伙吧，咱们在兵刃上见个真章！”

蔡家麟不亢不卑地道：

“狄大侠，在下并非卖狂，实因身旁未带兵刃，就以一双肉掌，领教狄大侠的这条练子枪吧。”

飞天玄狐狄子龙心中暗喜，忖道：

你小子虽然掌力浑厚，未必就能硬接我这条刚柔兼备的矛头练子枪，既然自愿以双掌相对，那可是你自找倒霉。

心里高兴，口上却故示慷慨地道：

“狄某虽是浪得虚名，却也不愿在兵刃上占了便宜”

言犹未了，蓦听得莫野冷声道：

“少庄主未免言之不确，你身上那一双铁环，难道不是兵器？”

其实蔡家麟根本没有想到，那一双铁环还可作兵器，日间在那巨宅内，乃是急中生智，以之击碎了石鼓，当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双环分明已被金衣人震开，如何在相撞之下，竟然倏地一分，一取金衣人，一奔石鼓，使他在败中获胜。

此时被莫野一提，不由一怔，下意识地伸手入衣，摸出了那一对铁环，心忖道：

“看情势对方在那条练子枪上，必有独到之处，我若不用兵刃，似觉过于轻看了他，这双环虽非自己惯用兵器，何妨就作个样子，也免得对方难堪。”

主意既定，于是泰然一笑道：

“好吧，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就用这双铁环候教。”

话才一落，就见飞天玄狐狄子龙，手中练子枪一抖，一跳三起，枪头直似一条飞蛇猝然直奔那少年喉间，迅疾无比！

蔡家麟并不知手中双环妙用，一手执住一个，见那柔头直插喉间而来，那敢怠慢，急将铁环照枪头一砸，“当”的一声脆响，已被荡了开云。

飞天玄狐狄子龙业已动了肝火，因他崛起于云贵一带，从来尚未遇过真正对手，想不到日前在盛家堡内，竟被这乳臭未

干的小子一掌震伤，若非及时得遇无名贴主，赠以内伤家药，并以深厚内功助他疗伤，至少也得躺在床上一年半载！

此时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若不全力以赴，洗刷盛家堡一掌之辱，解不了恨倒在其次，倘若落败对方之手，则从此就不能立足江湖，一世英名都将断送！

因此他一发狠，唯有孤注一掷，豁出性命，放手一搏。果然他在这矛头练子枪上，确实下过一番苦功，招势一经展开，蕴含无穷威力，刹时满天乌光，挟着霍霍风声，一连施出了点、刺、扫、戳、缠、打，无一不是打击敌人致命要害，端的威风八面，不同凡响！

相反的是蔡家麟，双手各执一环，倒不如赤手空拳来得随心所欲，对方冲势越猛，越显得他处处受制，相形之下，这少年竟成了只有挨打的份儿。

连遇险招，心中不由大为焦急，本想收起双环，仍以掌力对敌，无奈被那狂风急雨的冲势困住，一时之间竟是抽手不得，此时只有后悔，自己不该舍长取短，上了人家的圈套。

飞天玄狐狄子龙占得了上风，精神大振，手中练子枪，戮刺狂扫，带起急劲风声，招式越发变幻难测，出手皆是取敌要害的奇险之招。

蔡家麟先机尽失，情急之下，灵机一动，将那“落英缤纷”的一招九式，试以双环使用，岂知一经展开，竟是见招破招，见式破式，双环轮回，奋力封拆对方，居然发挥了无穷妙用，动转灵滑，可谓精妙玄奥已极！

飞天玄狐狄子龙方自得意，大发雄威，不料对方会展出这一套诡异的奇招，使他的攻势，立时一滞，为之施展不开。

惊愕之下，一咬铜牙，进步欺身，手中长练猛抖，哗啦啦一声脆响，直点对方胸际“七坎”“欺门”而去，真个锐不可挡。

这“落英缤纷”的一招九式，乃地穷神集其一生绝学，苦研出来的一招旷世绝学，招中套式，暗含五行相生相克无穷变化，被蔡家麟无意间用于双环，竟然威力无俦，双环抡处，“呛”地一声，火星四迸，练子枪已被荡了开去。

飞天玄狐狄子龙顿觉虎口震得一麻，一连退后数步，心中不由大骇，这才知道自己估错了对方，在这条仗以成名的矛头练子枪上，依然占不了一点便宜。

二次咬牙，低身递式，矛头练子枪挟一股劲疾之风，斜斜扫向那少年下盘。

在他的想法是，对方那双环纵然厉害，也只能守而不，能远攻，且部位只在下盘和中盘，他这出其不意的攻向下盘，必可使蔡家麟措手不及，那知蔡家麟突一长身，双足轻一点地，已然腾身纵起，口中喝道：“打！”

乌光电射，手中一双铁环已自迎面打到。

狄子龙大惊失色，暗呼一声：“不好！”练子枪已不及收回，眼看这一打来，他那光秃的脑袋非破不可，千钧一发之际，但见人影一晃，接着卷起一片凌厉劲风，将那铁环一阻。

岂知这“绝命三环”并非凡物，经这劲风一际，竟然循着来劲之处，疾旋而去！

这一来吃惊的是莫野，他原是在飞天玄狐狄子龙生死紧要关头，不好意思再袖手旁观，置身事外，才晃身而至，轰出了一掌，做梦也未想到，那铁环居然会改变方向，反向自己飞来。

但莫老头果然有一身惊人出众的功夫，眼看铁环电射而至，

运足真力一掌劈出，其疾如电，势如奔雷！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蔡家麟第一枚铁环打出跟着第二枚铁环也已出手。

水上飘莫野的掌力才将第一枚铁环稍拦，第二枚已电射而至，向那第一枚铁环一撞，双环齐飞竟向莫老头分袭打去。

这老儿一时乱了手脚，大喝一声，双掌齐飞，刹时狂飙怒卷，威力好不骇人！

可是他怎知这双环的玄奥，他的掌力愈烈，双环的去势也愈疾，竟然来回不停地，在他周身乱窜起来，把那老儿惊得双掌速发如同挥赶苍蝇一般，赶了又来挥之不去。

如此一来，非但把在场的诸人均看呆了，一时竟忘了向蔡家麟加以攻击，连蔡家麟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到片刻，水上飘莫野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如牛，手又不敢停，双环直似一对蝴蝶，在他身外飞来飞去。

正值此际，却见一条人影从天而降，其疾如电地一抛大袖，亲将双环卷入袖中。

在场诸人无不吃了惊，定神看时，来人是个神采逸然的中年文士，正是童君仆！

蔡家麟首先惊喜地叫道：“童大侠——”

江湖之中，谁不知道这赫赫有名的怪手书生，飞天玄狐狄子龙与那三人，立时相顾诧异，不得不硬起头皮，与之打了个招呼。

只有水上飘莫野，非但不感激他的出手解危，反而佛然道：“童大侠也有此雅兴，插上一脚？”

怪手书生童君仆不屑地瞥了他一眼，理也不理，径向蔡家

麟道：

“少庄主快跟我去一下吧。”

蔡家麟脸上一片茫然之色，正想问一句：“上何处去？”但见怪手书生童君仆一使眼色，才领悟定是不便在诸人面前道出，于是点了一下头。

他们正待离去，水上飘莫野那甘让蔡家麟轻易离开，冲着他喝道：

“少庄主岂能不有个交待，就此一走了之！”

怪手书生童君仆道：

“少庄主，我们走！”

水上飘莫野气得目皆欲裂，不住吹胡子瞪眼，却是未敢轻举妄动，眼巴巴地看着二人身形已走远。

蔡家麟虽然听见，但因怪手书生童君仆催着赶路他只好紧紧跟着，不加答理。

奔了一程，已出巴东城东，蔡家麟终于忍不住问道：

“童大侠，我们现在何处去？”

怪手书生童君仆足下未停，答道：

“文掌门生命垂危！”

蔡家麟大吃一惊，问道：

“他现在何处？”

怪手书生童君仆并未答话，用手遥遥一指，身如疾风而去。

蔡家麟心急如焚，当下那敢怠慢，以全力奔驰，才不致过份落后。

数里之外，遥见江边倒着一人，大概就是霹雳手文羽，另一个是卧虎居士诸葛彤，站着一个婀娜少女，却不知是谁。

奔到近前，蔡家麟才看清，那少女竟然是易玉兰。

易玉兰微微欠身，招呼了一声“少庄主——”

蔡家麟答礼道：

“易姑娘——”

怪手书生童君仆已向卧虎居士诸葛彤问道：

“贵掌门伤势如何？”

卧虎居士诸葛彤忧心忡忡地道：

“这大半个时辰，仍然昏迷不醒——”

蔡家麟惊诧道：

“诸葛前辈，文掌门是遭了何人毒手？”

卧虎居士诸葛彤沉重地吐出了三个字：

“无名贴”

原来当日文羽和卧虎居士诸葛彤也接到了“无名帖。”

霹雳手文羽诧然道：

“这个神秘人物，现在巴东？”

卧虎居士诸葛彤未敢妄断，谨慎地道：

“很难说，不过“无名贴”并不轻易出现，既在巴东有了此物，则那神秘人物可能就在巴东。”

霹雳手文羽略一犹豫，喝声：“走！”身已掠起，向那拨人马所奔方向追去。

卧虎居士诸葛彤暗地眉头一皱，不知这位师兄何以对那神秘人物生了兴趣，但他岂能违拗掌门人之意。只好亦步亦趋地跟着。

奔出数里，前面已是滚滚长江，沿江一条狭道，正是由旱路入川的惟一必经之途，遥见那拨人马已被一人当道所拦。

那人清癯已极，身如枯竹，双目如炬，年纪几近百龄，好一张刻板的长脸？

人喝马嘶，那人竟是无动于衷，奇怪的是那拨人马，任凭如何闯越，却是力不从心，无法冲得过去。

为首的一个彪形大汉，见状大为恼怒，厉声喝道：

“你这老儿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那人冷酷的脸上毫无表情，犹似一块冰石，两眼却是寒光逼人，连声音也透着一股森森寒气地道：

“我看老夫的命，比各位还要长一点吧！”

语气咄咄逼人，虽是发声低沉，却字字振人心弦，显见此人功力之深，已臻登峰造极之境。

众人均为之一惊，却无人识得对方是那路人物，其中一个性子暴躁的，当时就厉声喝道：

“呸！你这老儿想在巴东地面寻事，也不打听打听咱哥儿们是何许人！”

那人阴森地道：

“老夫眼拙得很，确实不知各位是何许人，但是——”

他语气停了一下，始狞笑道：

“各位的主子，那位什么“无名贴主”老夫确是闻名已久，嘿嘿嘿！”

为首的汉了听他提起“无名贴主”不由地精神一振，似乎有恃无恐地道：

“老儿，你既知贴主大名，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捋须！”

那人双目精光一闪，道：

“老夫要寻的，就是各位的主子！”

为首的汉子不屑道：

“你这老儿既要寻‘无名贴主’，为何不去登门拜望却在此地？”

老人纵声大笑道：

“老夫若知‘无名贴主’的行踪，也就不必跟各位过不去了，嘿嘿，今日各位既然撞在老夫手里，除非立即带我去见‘无名贴主’，否则——”

为首的汉子岂甘示弱。在马背上一立，喝道：

“否则如何？”

那人狞笑道：

“朋友，你不必紧张，老夫依次一个个的问，如果够意思的，就照实回答老夫，否则就试试老夫的手段，现在老夫从阁下开始，请回答，你们主子何在？”

为首的汉子昂然答道：

“恕难奉——”

“告”字犹未出口，陡闻舌绽春雷的一声狂喝，那人扑身而起，电光石火般一掌轰出，只听得一声惨叫，人仰马翻，那汉子口喷血箭，坠地已然气绝！

变生肘腋，这些江湖人虽是终日在刀剑里打滚，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此时见那老者只一出手，便将为首的汉子一掌击毙，武功固是罕见，手段也太狠毒！

惊魂未定，那人已然指着第二人道：

“现在轮到阁下啦！”

那汉子倒也不甘示弱，单手一按马鞍，人已腾空而起，凌